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40nB472

大博乾禪師語錄

清 乾說

超宗等錄（依駒本增入並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相空子序
    - 曹溶序
  - 住燕京天津地藏菴語錄
  - 住如來菴語錄
  - 燕京保定府雄縣崇寧寺語錄
  - 住盤山中盤寺語錄
  - 住報成寺語錄
  - 北京法通寺語錄
  - 涿州胡良河普度寺語錄
  - 住慈壽寺語錄
  - 住潭柘寺語錄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古之時，生齒殷繁，而名民惟四。今則四民之內，復有二氏。此二氏者，使其幸而生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則其教固不至于惑世而誣民。雖不幸而不見正于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然其教亦足以佐治而翼儒。何者？古之時，父與子言，兄與弟言，朋友之相規課，皆仁義道德之說也。少而習，長而安，不見異而遷。故凡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湖之所以流，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則夫二氏之教，彼孰從而傳之習之哉？三代以還，人私其身，士私其學，利欲熏其心，淫邪易其性，竭智罷神，紛紜錯沓，老死而不悟者，滔滔然也。習二氏之學者，獨能忘形骸，屏嗜好，一死生，絕外膠。其為心也，泊然無所起。其于世也，淡然無所遭。樂山水而安靜閑，以視夫世之營營逐逐者，其人之智愚賢不肖為何如？吾謂三代以后，二氏之教，反足以佐治而翼儒者，以此。然老氏者流，必數百餘年，始崛起一人，以纘其緒。若釋氏貼，自漢以來，代不乏人。首則如達磨、羅什、圖澄輩，以彰拈花微笑之旨；繼則有曹洞、臨濟、趙州諸知識，以衍單提直指之宗，浸浸乎與濂、洛、關間諸君子並驅爭先矣。昔人有云：「禮失而求諸野。」殆謂是歟？蜀之知識僧博和尚者，蚤習浮屠學，果行育德三十餘年。一旦識其依歸，如久客旋家，酣夢觸醒，故其咳唾指顧，皆同正覺。于是擔笈杖錫，下岷山，上湘水，過九嶷，涉浙湍，入商洛，東遊于京國，欲以其自得者同諸人，意良仁已。余始見而疑之，既而叩其學，固非拘律以縛身，亦非為大以欺佛者。及出其語錄若干卷，余受而閱之，奧旨微詞，雖不盡解，然而聆其言、挹其容，信非有道者不能。苟世之人，誠能如彼之忘得喪、齊彭殤，不以外物一攖具心，惟仁義道德之說，習安而不遷為，則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庶幾旦募遇之矣，烏得泥豎儒之言，而概訾其惑世誣民也哉？余故以為三代以還，釋氏之教，反只以佐治而翼儒也，于是乎言。

時康熙六年歲次疆圉協洽浴佛日相空子書于慶餘堂中

序

學道而至於明心見性，雖賢者知其難也。天下之理，推之極於耳所得聞，目所得見。使一人之才，周而通之，則智有所不給。況於非耳所得聞，非目所得見，內握至要，以環徹乎無窮，夫安得不難？

則有為之說曰：人患不知爾，知而肆力焉，未有不至者。世之言赫奕，莫如王候將相；言顯聞，莫如道德文章。有人於此，捨是二者，泛乎浩汗之間，棲乎淡泊之上，宜若非世所急，而獨修其身者之所為。乃王候將相，代不乏人；道德文章，有時而盡。而此不可磨滅之心性，近在目前、遠踰萬里，求之無象，孰之愈非？是以累千萬人而不一遇，或曠世而如遇之，是可疑也。順治乙未，余將守藩嶺表，待舟於大津。會大博和尚在此，得其禪錄讀之，驚其奧渺浸淫，不能自已。殆必使天下之聾者盡解、聵者盡覺、迷妄者識其歸途，而不為流浪罔生者耶？昌黎口不言禪，《原性》諸篇，已有出門合轍之勢。廬陵尤諱此事，而其出處進退之際，坦然無所累心。二公誠深於禪，特泯其跡，不使人騰以為口實者。余為韓歐之學有年，塵垢浮沉，未能有所增長。晚遇和尚，意絕好之，妄自謂聰明者未必益，專固者未必損也。和尚得法萬如老人，自蜀而吳而越，以至於此。此地素椎魯，俗勁急，乃見其翻然洗心，問道恐後，不異於生與法侶習聞玄義者，固和尚善誘使然。亦以見心性之學，人人莫能外之。難易之疑，余渙然而釋矣。

檇李曹溶頓首拜撰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一

侍者超宗記錄

師於順治拾貳年十月十五日，燕京天津衛縉紳檀越暨院主亮空請住地藏菴，結制上堂。師至座前，拈起疏云：「諸佛根源，祖師巴鼻，盡在裏許，切忌鑽龜打瓦。其或未然，卻請維那宣過。」宣疏畢，師指座云：「盡大地總寶華王座，更要登箇甚麼？雖然如是，一不做，二不休。」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堯風永扇於斯朝，舜日長輝於萬國。」次拈云：「此一瓣香，奉為滿朝文武、概國公卿、本衛檀越，同明不二之因，共結無生之果。」復拈云：「此一瓣香，千方不破，百計難開，懷入江南，遇個鐵面皮老子，一拶粉碎，爇向爐中，端為供養現住江南常州府宜興縣龍池山禹門堂上傳曹溪正脈第三十五世本師萬如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鐘停鼓寂，全提向上玄機；列陣臺前，最喜單刀直入。還有不顧危亡的衲僧出眾相見。」一僧纔出，師便喝。進云：「是甚境界？」師復喝，僧亦喝，師打；一僧纔出，師便打。進云：「棒下點開生死路，言中裂破祖師關。」師復打，乃云：「靈源獨耀，迥脫根塵，逼塞太虛，輝騰今古，遍大千

皆一妙體，總剎海盡一真乘，情與無情同一寶覺。即今群賢降駕，山僧豈敢囊藏？盡將迦葉微笑的、達磨直指的和盤托出。」舉起拂子云：「會麼？於此會得，頂門正眼頓開，肘後玄符獨露，殺活擒縱，處處鋒鋩，把住放行，渾無滲漏。秖如到恁麼地，還有為人處也無？」擲下拄杖云：「死人遊活路。」維那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上堂。問：「快馬一鞭，快人一言，和尚今日陞座又作麼生？」師云：「瞎。」進云：「恁麼則人人鼻孔撩天去也。」師云：「又要第二言。」僧喝，師打，云：「又要第二鞭。」僧無語，師喝，乃云：「無蹤無跡，離相離名，描不出、書不成，不是祖師巴鼻，亦非瞎驢眼睛，掀翻佛殿三門，踏殺一堂聖僧。烏石嶺，望州亭，乾屎橛，麻三斤。」復喝一喝，云：「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上堂。問：「昔日黃面老人大開濟世法門，今朝和尚如何指示？」師云：「只要大家知。」進云：「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云：「叮叮咚咚。」進云：「不是弄潮人，徒勞遭點額。」師云：「棒頭有人喫在。」乃云：「圓明正照，頓絕諸緣，赫赫常明，始終一貫，佛佛以此授受，祖祖以此相傳，獨許孤俊兒孫橫拈倒用，明投暗合，正法流通。只如不露聲色一句如何道？欲提無相毘盧印，須向千峰頂上行。」

劉衡陽薦親，上堂。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復現本身為父母說法。即今薦親一句如何指示？」師云：「迥出孤圓。」進云：「恁麼則人間天上任意優游。」師云：「憑誰恩力？」進云：「豁開戶牖明明示。」師云：「莫亂分疏。」乃云：「離生滅相，頓絕去來，無位真人沒處安排。既無安排，亡靈又向甚處著落？還會麼？冥不收兮陽不管，送伊突出九重天。」

上堂。「十五已前，一念萬年；十五已後，推門落臼。正當十五，離秦別楚，秘魔擎叉，禾山打鼓，乾達婆奏樂，迦葉起舞，團魚吞卻鱉，大蟲咬殺虎，甜的徹蒂甜，苦的連根苦。天津這裏又且不然，不擎叉、不打鼓、不奏樂、不起舞，亦無奇奇怪怪、甜甜苦苦，一味白米乾飯、麵觔豆腐。」復云：「參。」

上堂。拈拄杖云：「山僧了無二事，秖將這箇為人截斷腳跟紅線，挑開頂門眼睛，橫抽腦後楔，倒拔舌前觔。到恁麼時，說甚麼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還會麼？一芥一莖一勢至，一塵一剎一觀音。」

上堂。問：「全持戒律，為甚不守毘尼？」師云：「大象不遊兔徑。」進云：「人人有個影子，為甚踏不著？」師云：「你即今立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打云：「果然踏不著。」乃云：「玄機獨露，徹底尖新，通身手眼，一點難瞞。分皂白於石火之中，剖錙銖

於閃電之際，機輪活潑，軌步圓通，演最上乘，示真實相。咄咄咄！住住住！」復喝一喝，云：「孟八郎漢，掩耳偷鈴。」
冬至，上堂。問：「群陰剝盡即不問，一陽始復事如何？」師云：「日長一線。」進云：「衲僧分上又作麼生？」師云：「不遂四時凋。」進云：「恁麼則衲被蒙頭跏趺坐，一鑪榾柮煖烘烘。」師云：「照顧眉毛。」師乃拍桌一下，大眾齊顧視，師展開兩手示之，便下座。
上堂。問：「獅子遊行即不問，前護後擁事如何？」師云：「人天圍繞。」進云：「恁麼則哮吼一聲，清風滿座。」師云：「謔殺一堂人。」進云：「者老漢更出一頭地去也。」師云：「莫謗他好。」乃云：「樹凋葉落，顯覿體之真乘；人法兩忘，示本然之密旨。到者裏，全彰本分，毫沒囊藏，應物隨機，一團活潑。雖然如是，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好？休從兔角尋長短，莫向空花問淺深。」
上堂。問：「衝開壁立萬初，擊碎鐵額銅頭，未審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行人更在青山外。」進云：「昨日法雷轟宇宙，今朝衝破釣鰲磯。」師云：「穿卻汝鼻孔。」乃云：「龜毛拂子迅如風，兔角烏藤活似龍，彈指拂開千丈石，嗽聲透過萬重峰。到恁麼時，指山山崩，點海海竭，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還會麼？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上堂。「八面玲瓏徹底穿，通身渾箇不相瞞，臨機隨便拈來用，不是拳頭便腳尖。到恁麼時，更待分賓立主，問答三玄，不惟鈍置殺人，亦乃墮坑落塹。若是當家種草，觸處分明，不動纖毫，一場事畢。只如大用現前一句如何指陳？巨靈抬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寂慧薦親，上堂。「箇事從來絕覆藏，包羅天地了無雙，即今示汝無藏者，元是當初申大郎。只這裏離四句、絕百非，金剛體塞，太虛常寂，光輝萬象，八字打開，和盤托出。還會麼？七寶池邊聞法意，九蓮臺上現金容。」下座。
上堂。問：「金鐘罷扣，玉磬高停，和尚如何指示？」師云：「其聲若雷。」進云：「恁麼則耀古騰今去也。」師云：「汝將甚麼聞？」僧喝，師打，乃云：「一不立，無孔鐵錘當面擲，無端穿卻諸人眼，只要男兒自點頭，不論根機利鈍。初學久參，貴乎直下承當，機前擔荷，會中還有擔荷得者麼？試通箇消息看。」眾無語，復云：「巨鰲潭上無音信，徒向磯前下一鉤。」
上堂。「昔日釋迦老子要箇無眼、耳、鼻、舌、身、意的擔當箇事。何故噇？不萌枝上藏香象，無底籃能捉活龍。昨夜拄杖子道：『要箇有眼、耳、鼻、舌、身、意的擔當箇事，何故噇？摘破香囊

燻大國，撥開天竅吼真風。』山僧又即不然，有眼、耳、鼻、舌、身、意的也不用，無眼、耳、鼻、舌、身、意的也不用。既然總不用，畢竟作麼生？夜深不向蘆灣宿，迴出中間與兩頭。」

元旦，上堂。「昨朝舊歲，今日新年，牧童起舞，野老揚鞭。到恁麼時，只得平地上匝匝興波，高山頭滔滔鼓浪，玲瓏活潑，玉轉珠回，著著真常，頭頭作用，論甚麼世法佛法打成一片？雖然如此，超群須是英靈漢，勝敵還歸將相才。」

解制，上堂。問：「昔日靈山結制，今朝這裏解制，如何是不結不解之旨？」師云：「饑來喫飯睡來眠。」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父母未生前。」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夜睹明星自了然。」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拈花笑處為君傳。」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坐斷聖凡道。」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放開一線竅。」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入廛垂手召。」進云：「三玄三要蒙師指，報德全憑一點秋。」師云：「如何是一點秋？」進云：「低聲，低聲。」師云：「作家闍黎。」乃云：「紅爐三箇月，團魚煆成鱉；鉗錘九十日，生鐵煉成鋼。天津衛裏結制，雷音寺裏上堂。桑樹著箭，柳樹出漿，正所謂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還會麼？三月功勳鶺化去，一吼黃河兩道流。」

師於順治拾參年十一月初二日，院主來曇暨天津檀越請住如來菴，結制上堂。拈香祝聖罷，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第二回爇向爐中，供養本師萬如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問答不錄。乃云：「圓明正照，寶炬生煙，九十日爐盤裏托出釋迦，三七中鉗口邊吐出彌勒，到這裏只得掀翻佛殿、踏倒三門，露柱燈籠一齊撫掌，高歌云：『囉囉哩，囉囉哩，喫瓔珞粥的不是你。』」喝一喝，下座。

上堂。「棒下絕商量，喝中無滲漏，若向箇裏承當，管取推門入臼。到這裏，論甚麼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向上機關、祖師巴鼻，一拶粉碎，自然家齊業就，觸處現成，左右逢源，無可不可，所謂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是為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復召大眾，云：「即今釋迦老子向拄杖頭上為諸人指示去也。」擲拄杖，下座。

冬至，上堂。「當陽把住，凡聖難通；坐斷乾維，陰陽潛跡。今則放開線道，拈出梭頭，掣轉機關，挽回作用，總剎海氤氳遶日，盡大地瑞氣騰空，山頭玉樹抽條，海底紅爐潑焰。於斯會得，朝打三千；其或未然，暮打八百。大眾可會得去麼？廓然一入真如境，爍迦羅眼不能窺。」

上堂。尼無多問：「通身活潑一頭牛，蹄角全彰事事周，掣斷一番渾不立，乾坤無礙任優游。和尚還收得也未？」師云：「汝的牛在甚麼處？」進云：「角挑日月，尾掛須彌。」師云：「鼻孔在甚麼處？」進云：「踏翻潭底月，吼破祖師關。」師云：「好好把住繩頭。」進云：「鐵壁銀山俱粉碎，了然無礙獨稱尊。」師云：「休要詐明頭。」乃云：「張公喫酒李公醉，扶桑人種陝西田，拆東籬、補西壁，續鳧截鶴，者般說話總是懸羊頭、賣狗肉。天津這裏卻不然，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永字八法分明，決不扭直作曲。既然如是，且道如何保任鄣？」復云：「大眾歸堂。」

上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等閑識得淨裸裸、光爍爍，充滿太虛，周遍法界。到這裏，將大千界撮來如粟米大，拋向面前總不見得。且道承誰恩力？」以拂子擊香几，下座。

上堂。「現成公案，不用安排，本自圓成，何勞特地？若是英靈漢子，聞恁麼道，直下了然，當處解脫。所謂：一處透，千處透；一言通，萬言通。殺活擒縱，盡在當人；把住放行，全憑自己。雖然如是，猶有事在。還會麼？羚羊掛角千峰外，更有羚羊在上層。」薦親，上堂。問：「諸佛涅槃心，祖師正法眼，為甚卻向瞎驢邊滅卻？」師云：「僧投寺裏宿。」進云：「千聖不傳，為甚卻在和尚手裏？」師云：「疑殺閻黎。」進云：「言中有響，句下無私。」師云：「那裏學得虛頭來？」僧喝，師打，乃云：「觀音殿裏燒香，抬起頭看，元來卻是彌勒。若恁麼道，又爭得？釋迦殿裏拜佛，跨進門，元來卻是文殊？直恁麼道，始較些子。秖如薦揚一句作麼生道？脫卻皮囊達本真，了然自是一番新，白蓮臺上無新舊，永證金剛不壞身。」

上堂。「如來淨妙身，窮劫不能量。示與眾家知，虛空無二狀。」擲拂，下座。

上堂。問：「明鏡當臺，人天一鑑，向上宗乘，請師垂示。」師云：「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繩繫樹頭風。」乃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千年田，八百主，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寸金不換丈鐵。還會麼？若不同床睡，焉知被裏穿？」復舉：「古人道：『這著子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有尾巴過不得。』」乃呵呵大笑，云：「水中擇乳，除是鵝王。」

上堂。「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且道是甚麼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是甚麼精？還會麼？老君殿裏古佛，迦葉寺裏三清。」復舉周金剛行腳時，中途遇婆子賣餈團公案。「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周金剛出一口氣，當時待他道點那箇心，只向道揀熱的搬將來。伊

若眼目定動，拈餈團劈面便搭，管教者婆子舌如扁擔、眼似流星。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上堂。問：「楊岐十載鑄就金圈，少室九年覷破鐵壁，只此二人是同是別？」師云：「坐斷兩頭。」進云：「恁麼則萬聖同知，千秋不昧。」師云：「雪消雲散一輪紅。」進云：「只如安心一事又作麼生？」師云：「雪上加霜。」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好言在耳。」乃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言多不如語直。鬧市裏人物、深山裏老僧，明明無覆藏、明明絕點翳，觸著磕著，賊不入慎家之門、虎不咬無腥之漢，通明殿裏玉帝、圓通殿裏觀音，明人不做暗事，豈肯掩耳偷鈴？好大哥，且道雷音寺裏今日是什麼人說法？」振威一喝，下座。

上堂。「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乃呵呵大笑，云：「若是仙陀客，隔山見煙始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決不向矢上加尖、泥中洗土。何故聱？一口吸盡西江，普天匝地難藏，海底珊瑚獨露，天中杲日當陽。」

應盤山請，上堂。問：「佛祖機關，衲僧巴鼻，學人上來，請師指示。」師喝。進云：「既是正法眼藏，因甚又在瞎驢邊滅卻？」師亦喝。進云：「只此兩喝，是同？是別？」師復喝。進云：「二喝喝開天地眼，一言言出祖師機。」師云：「進前不如退後。」乃云：「本無去來，亦無彼此，世界法身中、山河天眼裏，隨機應便，無處不周，所謂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處。何故？剎塵俱是真如體，遍界無非清淨身。」

臘八，上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向拄杖頭上道：『即今正是釋迦成道之時，南無三滿多吉祥如意娑訶。』」復召大眾，云：「龐公持誦已畢，爾我又如何持誦？」復云：「但得一，萬事，等閑拈著春風，自然桃紅李白。」

上堂。「碧天雲靜，性海波沉。朗月當空，靈源獨耀。只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到者裏，始知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無量珍寶自然而至。且道如何是無位真人？還委悉麼？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上堂。「經年覓道心即道，終日尋珠性已珠，青翠盡隨秋水去，休來藤上覓葫蘆。何故聱？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報成寺，請上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般說話，總只道得放行句，未道把住句。」復舉：「昔有婆子施財，請趙州和尚轉大藏。州下禪床，遶一匝，云：『轉藏已畢。』回婆，婆云：『比來請轉全藏，如何只轉半藏？』」師召大眾，云：「如何是那半藏聱？」便下座。

上堂。「通身是眼鑒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到，通身是舌說不到，通身是心憶不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鼻孔撩天，眉毛拖地。到者裏，拈起乾屎橛、麻三斤、庭前柏樹子、雲門餅、趙州茶、青州布衫、一口吸盡西江等語，不消一笑。何故墮？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

歲朝，上堂。問：「新年與舊年，不隔一條線。如何是舊年盡的意旨？」師云：「赤條條的還兜率。」進云：「如何是新年頭的意旨？」師云：「裝裝點點下瑤臺。」進云：「本來無改換，何用更安排？」師云：「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乃舉：「香嚴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還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真淨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有一領黑漆布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白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師云：「這隊老漢，一個逞乖、一個賣俏，未免向貧富裏折倒。山僧這裏則不然，也不道貧、也不道富，逢茶喫茶、遇粥喫粥，新年與舊年，六六三十六。」

上堂。「道不用修，只須息心，心息自明。德不用養，貴乎歇念，念歇自圓。德圓而無事不周，道明而無理不達，是謂果熟馨香，瓜甜自落。若向窮今博古、克己施仁處而欲道之明、德之備，如畫餅充饑，正似瞽者引盲，難免有眼者哂。畢竟如何？欲識儂家真嫡體，直須隱入古人墳。」

解制，上堂。「赤尾金鱗露兩腮，禹門踏破浪頭來，一番撩卻漫天網，迅步風雷遍九垓。到者裏，離情、離境，絕是、絕非，今古、有無，一齊坐斷，只得天上、天下，佛國、魔宮，任意縱橫，隨處自在。只如今朝解制，還有透出網者麼？不妨露個消息看。」良久，云：「萬里無雲空碧落，滿天星月笑春風。」

上堂。「佛在自心中，只向自心覓。自心覓自心，自忘心境寂。此是真安養，此即波羅蜜。若向外邊求，迷頭尋影跡。尋至萬斯年，未契根和蒂。若能如是觀，即入諸佛位。諸上人，會不會？覿面相陳無面背。」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二

侍者超今記錄

師於順治拾肆年四月初二日，燕京保定府雄縣院主欣然，洎合縣縉紳檀越等，請住崇寧寺，結制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云：「此一瓣香第三回爇向爐中，供養本師上萬下如老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埋兵搦戰，總非作家；匹馬單鎗，聊稱敏手。還有久經戰場者麼？出眾與拄杖子相見。」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兩腳走埃塵。」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烏藤不離手。」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肚飽詐饑。」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水火無情。」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機關事如何？」師云：「耳聾眼瞎。」乃云：「夏月炎天似火，爐中不用添柴，只待煙沉火寂，通身體露如來。雖然如是，且道是誰證據？」震威一喝。復舉：「王常侍訪臨濟，同到僧堂中，侍云：『這一堂僧還參禪否？』濟云：『不參禪。』侍云：『還看經否？』濟云：『不看經。』侍云：『畢竟作麼生？』濟云：『總教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濟云：『我將謂汝是個俗漢。』」師云：「王常侍深用探竿，難免坑塹；臨濟老漢趁浪顛舟，徒費波濤。正眼觀來，各與二十拄杖。何故聱？道泰不榮安樂業，卻來平地起孤堆。」

文安縣眾鄉紳請上堂。「跛鱉吸乾滄海水，泥鰍吞卻鐵崑崙，得來箇裏平如掌，佛祖流傳古到今。於此透得去，總華藏海如一微塵，盡大千界似一米粒，泥鰍跛鱉放大光明，現無盡億身亦無身可得，度無盡億眾亦無眾可存。雖然如是，猶是建化門庭邊事。且道自己腳跟下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空劫已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承當。」

上堂。問：「撐天拄地即不問，赤條條的事如何？」師云：「天無四壁。」進云：「只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又作麼生？」師云：「誰是其人？」僧無語，師打，乃云：「獅子窟中獅子，栴檀林裏栴檀，威獰赫赫精明，香燄澄澄光彩，乃至森羅萬象，貫古騰今，剎剎塵塵，全彰本分。雖然如是，若非過量漢子，焉敢承當出格男兒一肩擔荷？會中還有承當得者麼？」卓拄杖，下座。

四月八，上堂。問：「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意旨如何？」師云：「和盤托出。」進云：「後來雲門道：『一棒打殺。』是何意旨？」師云：「知恩報恩。」進云：「恁麼則寒山逢拾得，攜手過江村。」師云：「強盜撞著

賊。」乃云：「指天指地，多少毒氣？周行七步，和盤托出。目顧四方，轉覺郎當。惟吾獨尊，恥羞不顧。大眾！浴佛且置，只如雲門道：『一棒打殺喂狗子，貴圖天下太平。』是何意旨？」良久，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師誕日，上堂。問：「五十六年重煆煉，一回拈出一回新，向上宗乘即不問，乞師指出箇中人。」師云：「摘破香囊燻大地。」進云：「天地同源，萬物一體，請拄杖子再轉法輪。」師云：「撥開天竅吼真風。」進云：「雲開月朗乾坤闊，萬壽堂中宇宙寬。」師云：「不勞讚嘆。」乃云：「暑氣炎炎勢莫休，行人不在路橋頭，南山古洞無今昔，一片清涼不記秋。到者裏，刀斧不能斫、水火不能侵，凡聖若空花、生死如陽燄，所謂佛祖窺之不見、列聖仰之無門，從他野鶴閑雲，到來了無湊泊。既然如是，且道還有垂手處也無？壁立巖前風颯颯，孤峰頂上浪滔滔。」

端陽，上堂。云：「五月五日午時節，百怪千妖俱殄滅。菖蒲似劍逼長空，艾葉如雲遮天月。桃符神，莫莽鹵。何故聾？清淨伽藍內，不打這破鼓。」

上堂。「離四句，絕百非，嘴邊生白醭，舌上長青苔，直恁麼去，卻成擔板。橫說豎說，塵說剎說，口似懸河，舌如瓶瀉，若恁麼去，又落葛藤。到者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有箇漢出來道：『離四句，絕百非也得，橫說豎說，塵說剎說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且道淆訛在甚麼處？還委悉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上堂。「揚眉瞬目，好肉剜瘡；語默形言，為蛇畫足。只饒乾坤未兆、文彩未彰，凜凜孤危、沉沉絕照，早是白雲萬里。還有具頂門眼者麼？長安無限英靈客，那箇男兒不丈夫？」

解制，上堂。「秋水泥清，秋月圓明，秋禾成熟，秋葉歸根，正是叢林中解制之時。若是箇透脫漢子，於動轉施為處自然不掛一絲、不捨一法，物物頭頭拈來便用，到恁麼地便可以承受宗風、擔荷家業。還有擔荷得者麼？金風陣陣抹林枝，正是梧桐葉落時，幾次寒蟬鳴後嶺，數行秋鴈度前溪，水光卸燄歸清錦，山色蒼黃疊翠衣，說向參方學道者，頭頭顯露目前機。」

上堂。「如來出世間，為度眾生故。脫卻淨白衣，示穿泥履服。六載悟心空，三思深委曲。無分大小根，頓漸俱提育。拈花微笑間，兩手親分付。入滅到雙林，潮回歸海屋。火燒白雀寺，風捲西天竺。咄咄！」

上堂。「拈起須彌椎，打破虛空鼓，驚起北山蟲，咬殺南山虎。甜的徹蒂甜，苦的連根苦，晝夜不容停，追箚鄉土。為甚如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師住盤山中盤寺，僧首來儀、院主德峰暨眾護法，恭請結制上堂。拈疏示眾云：「今朝十月十五，盤山鳴鐘擊鼓，中盤結制上堂，林巒樹木起舞。」顧視左右云：「還會麼？倘若未會，更請表白宣讀。」宣疏畢，陞座。拈香祝聖罷，次拈云：「此一瓣香，第四回爇向爐中，供養本師萬如大和尚，用酬法乳。」師云：「盤山久息案頭煙，木鐸銅鐃總寂然，時為東君通一線，鼓魚鐘磬吼三玄。還有知音者麼？出眾相見。」僧問：「合山俊傑，四海英賢，同明圓頓之宗，共證三摩之旨，且道承誰恩力？」師喝。進云：「萬象叢中開不二，孤峰頂上獨稱尊。」師云：「誰是其人？」進云：「眼橫鼻直。」師云：「末後一句如何道？」進云：「擊開普化當年鐸，驚起兒孫滿大唐。」師云：「又恁麼去也。」便打。問：「西乾演教，東土傳心，今日陞堂，如何指示？」師云：「要箇總不恁麼的。」進云：「恁麼則人人俱喝無生曲，合會同吹海底笙。」師云：「寶劍贈與烈士。」進云：「假若諸緣未盡，箇事欠平，又如何指示？」師云：「只待腦後釘穿。」乃云：「喫飯穿衣渾箇事，迎賓待客總無他，通身徹底無生意，何須重打葛藤窩？到這裏，窮玄窮妙，背覺合塵，論性論心，將妄逐妄。若是英靈漢子聞恁麼道，便乃直下承當，一肩擔荷，豈不省力？只如今日安居一事又如何指示？祖佛機關窮徹底，人間天上總伽藍。」

上堂。「佛殿階前騎象馬，三門廊下走麒麟。翻身踏倒伽藍殿，四個金剛著一驚。且道驚個什麼？誰知蒂帽下，元是昔時人。」

上堂。問：「古德云：『大事未明，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只如和尚分上畢竟如何？」師云：「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進云：「假若山崩水竭後，畢竟又在什麼處？」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山水已蒙師指示，瑞雪騰空事如何？」師云：「日出後一場懨懶。」乃云：「當陽一句顯教外之真風，頂門一機露玄關之密訣，不是形言盡理、博古明今，實要枯木龍吟、石牛哮吼，機投針芥、言扣關津，這邊那邊齊收齊放，所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雖然如是，盤山亦未點頭在。何故噇？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祈嗣，上堂。問：「教中道：『住者名主，不住者名客。』即今僧俗同均，且道誰是住者？」師云：「雲騰千里霧。」進云：「假若有個頂天立地人來，又作麼生接待？」師云：「直與一頓。」進云：「恁麼則打麵不離州土麥，唱歌難哄當方人。」師云：「哄過也不知。」乃云：「著實處透得，攢花簇錦，玉轉珠回；虛玄處透得，玉轉珠回，攢花簇錦。到恁麼時節，這邊、那邊，向上、向下，魔宮、佛國，今古、有無，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直得通身

活潑，徹底玲瓏，有扣則鳴，無求不應。」卓杖，云：「擒龍須是經綸漢，捉虎還他將相才，三個泥牛吞卻月，一時產下狀元來。」
上堂。問：「昨夜雪花飄滿地，今朝風靜又成霜，佛法世法俱不問，雪後加霜事如何？」師云：「屈詞難唱。」進云：「盤山會裏翻觔斗，到此方知普化顛。如何是盤山境？」師云：「五峰八石。」進云：「亂石巖前獅子吼，短松靄靄萬年春，和尚平常以何接人？」師云：「杖頭有幸。」進云：「雪重霜嚴，伏惟珍重。」便拜。師云：「遠勞神用。」乃云：「人人上盤山求道，道在什麼處？」乃呵呵大笑。又云：「個個向老僧處覓佛法，佛法在什麼處？」亦呵呵大笑。復云：「今日既已上來，老僧與伊等說個方便去。若要求道，向邦君大路上驀直去；要求佛法，向自己頭上模取來。老僧者裏覓什麼碗？」復呵呵大笑，下座。
冬至，上堂。「三冬齊降，湖海成冰。正令當行，乾坤失色。天門閉柵，地戶封疆。雪壓山川，霜埋古路。只得朔風颯颯，寒氣森森，冷冷孤危，逼天塞地。正恁麼時，若作佛法商量，只得嘴掛壁上。若作世法商量，孰敢出林揚首。雖然如是，止可威伏藩羊。若是戴角熊兒，豈肯當爐避火。只如隨緣得妙一句如何道？竿木隨身，逢場作戲。」
上堂。「迷者悟之父，悟者迷之祖。拈卻迷與悟，大蟲元是虎。古人道：『米裏有蟲。』盤山道：『米裏有法。』但有嚼著者，一點也瞞他不得。」喝一喝。
上堂。問：「盤山自古十人上山，九人得道，未審那一人不得道？」師云：「跛腳阿師。」乃云：「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翻身獅子躑，蹴踏象王回。」拈起拄杖云：「文殊、普賢不合本分，卻向拄杖頭上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遂喝一喝，云：「者無鼻梁漢，終日救人，何不自救？且道作麼生得自救去？」擲拄杖，下座。
上堂。問：「等閑恁麼提撕，未能一肩擔荷，今日群賢聚會，請師再轉玄機。」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轉。」進云：「拈出些些乾屎橛，直教遍界總馨香。」師云：「未飲三峽水，爭知甘味長？」進云：「恁麼則野老齊歌曲，共賞雪中梅。」師云：「逢人不得錯舉。」乃云：「若論佛法，無處不是，只是有件事在說與大眾，伸手拈不著、開口道不著、動足踏不著，所謂非思量計較之所能到，者裏只許無舌人論、無手人拈、無足人履，還會麼？若未會，老僧更與你通個消息去：有意看山山轉遠，無心學道道相應。」
臘八日，上堂。問：「逐日尋心心不見，經年參道道元無，夜深觸著明星角，卓破摩醯本自如。且道與釋迦老子是同是別？」師云：「觸著後是何意旨？」進云：「古今無二路，凡聖一如然。」師

云：「本分一句如何道？」進云：「踏著秤錘硬似鐵。」師云：「亦須粉碎始得。」尼問：「如何是生？」師云：「石筍抽條。」進云：「如何是死？」師云：「鐵牛臥水。」進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師姑依舊是女人。」進云：「早知燈是火，飯熟許多時。」師云：「見個什麼道理？」尼無語，師打，乃云：「掀翻不是人間物，打失何關天上星？一片殘雲消散盡，碧天皎月現全身。到恁麼時，輸不從贏，秦不順楚，山川水國，緇素分明，一片清虛，何須特地？還會麼？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上堂。「頓斷舌根的籠絡不住，腦門合殺的總絕蹤由。所謂坐斷千差，踏翻異路。既然如是，且道此人如何親覲？還委悉麼？寢殿無人空寂寂，滿軒惟有月虛明。」
上堂。「動則失宗，靜則失旨。掀翻動靜，嗟哩嗟哩。若向這裏領略得去，今古歷然常坦坦，了無南北與東西。」下座。
應報成寺，請上堂。「諸佛放光明，助法實相義。」驀拈拄杖敲香几西角，云：「者是放的光，如何是實相義？」又以杖敲香几西角，云：「者裏是實相，如何是放的光？若向者兩處緇素得出，便可拈一莖草為丈六金身，盛大千界於粟米之內。何故聱？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歲朝，上堂。問：「衲僧門下無遷變，選佛場中有聖凡。只如一年之首、四季之初，如何是迎新第一句？」師云：「東方日出卯。」進云：「如何是國泰民安第二句？」師云：「臣忠子樂，子孝父心歡。」進云：「如何是風調雨順第三句？」師云：「村翁連夜醉，野老共雲閑。」進云：「恁麼則乾坤盡顯無生意，大地齊彰劫外春。」師云：「澦州出密棗。」乃云：「歲首敘寒溫，陽和四野分，春風潑地起，煖氣傍岩升，乾坤毛骨散，甦醒凍中情。到恁麼時，羽毛轉向上宗乘，百草萌西來大意。且道爾腳跟下骨董抽芽也未？金馬石前蘭疊翠，白猿洞菊馨香。」
上堂。問：「五峰八石即不問，如何是中盤寺裏主人公？」師云：「德峰。」進云：「如何是主人的作用？」師云：「迎賓待客。」進云：「恁麼則徹底玲瓏去也。」師云：「堂前休教缺香燈。」張婆子問：「生從何來？」師喝，進云：「死從何去？」師亦喝，進云：「如何是不來不去？」師云：「須彌山。」進云：「去年喫飽飯，今年忘卻饑。」師云：「什麼物解喫？」婆喝，師打，乃云：「終日閑閑地，常年坦坦然，只麼無改變，空王即現前。」下座。
上堂。云：「拈起也，雲騰霧捲；放下也，匝地波濤。所謂活潑潑，轉轆轤，逢江作渡，遇澗為橋，調無粉羹，施無米飯，普利人天，般般具足。只如不拈不放一句如何指示？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

上堂。舉：「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面老子將苦葫蘆呼作密果，拈黑豆換人眼睛，當時幸是無人，若遇個銅頭鐵額漢，管教一場漏逗。何故噇？在處綠楊堪繫馬，誰家無路透長安？」

解制，上堂。「解開布袋頭，放出一群牛，五湖藏不得，四海莫能收。雖然如是，切忌犯人苗稼。豈不聞古人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始較些子。若還東逐水草、西犯青苗，莫道不能收得，只教浸殺他家，蘧甕裏有分在。會中還有拽脫鼻孔者，試吐氣看。」眾默然，師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上堂。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腥臊的。」進云：「趙州頂草鞋又作麼生？」師云：「兵行詭道。」乃云：「桑樹著箭，柳樹出漿，張公喫酒，醉殺李郎。於此會得，自有娘生衣服、祖業家園，不變不遷，不損不壞，住之莫盡，著之無窮，拈一絲而覆蔭群靈，布一具而含育萬有。且道：如何是娘生衣服、祖業家園噇？」乃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者個是甚麼？只是個駝死屍的鈍漢、荷皮袋的婢子。從始至今，頭出頭入，迷原認影，逐妄失宗。豈知本自圓明，體自空寂，真常自性，與佛無殊。要識返本還原麼？識渠不用頻頻舉，只在停機不語中。」

上堂。問：「神光山上說法，達磨崖下參禪，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進云：「恁麼則虛空無背面，在處白雲鄉。」師云：「親到一回始得。」進云：「萬古不磨空有相，一塵不立絕淆訛。」師云：「更要腳跟點地始得。」乃云：「圓明妙性中，本來常清淨，不染聲色塵，不入寂滅定，無取亦無捨，無修亦無證，堂堂本自如，是名大圓鏡，差別一絲毫，錯過窮性命。報到禪家仔細觀，休將伎倆作心源，從前一段真常錦，不假機梭體自圓。」

上堂。問：「等閑把住要津，大地悉皆消殞，如何是盤山境？」師云：「群峰拱白塔。」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室坐黃龍。」進云：「人境蒙師指，向上事若何？」師便打。進云：「只如今日四眾臨筵又如何舉唱？」師云：「紫蓋峰前雲片片，蟒龍溪下水潺潺。」進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云：「識甚好惡？」乃云：「佛法如大火聚，進則燎卻面門，退則墮坑落塹，若有毫髮住著，是為立地死漢，只饒諸佛諸祖出來，亦須嘴掛壁上。山僧到此，無理可申、無言可吐，只得借盤山為題，與大眾通箇消息：形如畫境狀如松，滿幹煙籠映碧穹，面面龍盤浮翠影，層層瓔珞露真風。寶圖壁立千峰外，梵剎橫開萬壑中，舉世丹青描不得，白雲常掛紫金容。」

上堂。「箇中一著等虛玄，今古寥寥絕變遷，佛祖界中藏不得，盡情懸向碧堂前。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還會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渠儂覿面親呈示，不必前三與後三。」

上堂。問：「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如何是回顧的事？」師視左右，云：「會麼？」進云：「不會。」師云：「錯過了也。」乃云：「這邊一著，佛智難知；那邊一機，祖心莫測。移星換宿，促短延長，格外提持，一團作用。到恁麼時，便可以大開爐韛，拈弄鉗錘，煆煉聖凡，權衡佛祖。且道：誰是其人？赤心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睹者稀。」

上堂。問：「壁立萬仞即不問，接物利生事如何？」師云：「拖泥帶水。」進云：「棒頭演唱無生曲，未審知音有幾人？」師云：「阿誰不會？」進云：「恁麼則現前大眾悉皆同條去也。」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云：「言前薦得，舉一明三；句下承當，拈頭識尾。鐵草鞋一踏粉碎，金剛橛一拶成灰，只得百不減、一不添，貓兒睡覺、狗子打眠，任他滄海變桑田，惟有衲僧真密訣，至今千古許誰傳？還會麼？當道鑄成金矮子，正齊行下鐵饅頭。」

上堂。問：「傾湫倒嶽平常事，不涉唇吻道將來。」師云：「現成公案。」進云：「手持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師云：「夜行人更多。」師拈拄杖卓一下，云：「至尊至貴，至低至賤，雖不值錢，傾國不換。廚堂階下，糞掃堆頭，填坑補谷，塞壑盈溝。諸佛拈不起，祖師莫能收，十聖無門趣入，三賢那覓蹤繇？獨有寂寥峰外禪和子，作蒲團、作被褥、做枕頭。」復云：「咄！」下座。

保安，上堂。問：「三藏百宗渾是藥，情與無情一病身，乞師速救。」師打，云：「收。」進云：「恁麼則踢翻罏銚，藥病消殞去也。」師云：「嗟哩嗟哩。」進云：「謝師指示。」師云：「吽嘊吒。」乃云：「罪從心起將心懺，覓心心似空花焰，了知心罪本來空，此是雄雄沒量漢。達心空，真實懺，紅爐燄上飛雪片，三災八難盡消除，五眼六通渾顯現。圓明露，藏不得，爍爍寒光輝碧落，眉間玉露少人知，掌上明珠誰把著？」擲拄杖，云：「大眾看取。」

上堂。問：「年年今日臘月八，朝朝夜半一天星，且道釋迦老子悟個什麼？」師云：「窺破鼻梁。」進云：「恁麼則天明不須雞報曉，日午何用打三更？」師云：「說到不如行到。」進云：「學人契界分明去也。」師云：「且莫錯認定盤星。」僧喝，師打，乃云：「臘月八，無縫罅，鐵壁銀山錐莫箚，舉眸觸著一輪星，雪山悟了西番達。」擲拂子，下座。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三

侍者超古記錄

住報成寺結制上堂。師拈起疏云：「一團錦繡，斬砌新鮮，托向眾前，各宜薦取。」顧視左右云：「還會麼？其或未然，卻請維那布露。」宣畢，師陞座。拈香祝聖罷，次拈香云：「第五回爇向爐中，供養上萬下如先師，用酬法乳。」維那白椎畢。問：「十月十五，鳴鐘擊鼓，大冶紅爐，烹佛煉祖，即今釋迦老子到此又作麼生煆煉？」師云：「且立門外。」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僧喝，師打云：「亂喝。」進云：「恁麼則有眼不足見，無耳合成聞。」師云：「不妨伶俐。」進云：「學人禮拜去也。」師云：「用禮作麼？」便打，乃云：「現成公案，不須土上添泥；本自圓成，休要離身覓影。只如林間擊竹，目刺桃花，喝下翻身，枕頭墮地，總是好肉剜瘡，與蛇畫足。至於如貓捕鼠，抱卵成雞，又是騎牛覓牛，持火覓火。只如今朝結制，無非斟確狸奴，歸原契旨，倘若卓卓分明，用什剔爐把火，鼓扇生風？可會得麼？廓然坐斷無一事，擬議躊躇隔萬山。」維那白椎，下座。

上堂。「開口成雙橛，揚眉落二三，箇中親透得，了卻上頭關。若是得的人聞恁麼道，不妨慶快；若未透的人聞恁麼道，未免東撈西摸、北想南猜。還委悉得麼？石自沉兮水自流，何須向外覓蹤由？通身玉兔須當薦，休去香山問白牛。」

上堂。問：「大開門戶接龍蛇，白棒橫空驗作家，有無兩道俱不問，心空及第事如何？」師云：「只個閑人天地間。」進云：「至於忘家者就路而知歸，迷祖者轉身而見父，又作麼生？」師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乃云：「天自高兮海自深，何須特地覓疏親？通身盡是西來意，只認衣裳不認人。」

上堂。問：「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個甚麼？」師云：「同堂不見面。」進云：「除此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共住不知名。」進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妨隨處舞三臺。」師打，云：「何不領話？」乃云：「腦蓋掀開，面門裂破，無位真人，隨處活潑。團的瓜瓢，長的木杓，大者砂盆，小者磁缽，米麵油鹽，醬橫醋腳。」卓杖，云：「一齊分付與典座。何故？三餐熟煮金牛飯，六味調和酥酪羹。」復卓杖，下座。

洪一卿薦親，上堂。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且道靈骨葬在甚麼處？」師云：「毘盧頂上。」進云：「捉虎還他同類客，擒龍須是個中人。」師云：「靈骨葬在甚麼處？」僧喝，師云：「喝即任

喝，要且未知靈骨落處在。」僧復喝，師云：「果然未知。」便打，乃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寂淨似長空，虛明如杲日。只此淨妙身，三界無能匹，功德不可量，讚嘆何窮及？既然如是，且道又作麼生薦揚？」舉拂，云：「原是白蓮臺上客，不須重點舊家鄉。」下座。

上堂。問：「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如何是月正出的意旨？」師云：「當爐不避火。」進云：「白雲散盡，皎月當空，如何是月落的意旨？」師云：「衲被蒙頭坐。」進云：「恁麼則請和尚歸方丈。」師云：「好與三十拄杖。」進云：「重賞之下，奈無勇夫。」師云：「自恭免罪。」乃云：「拈鎚豎拂，棒喝施陳，節外生枝，缽盂安柄。三玄三要，平地孤堆，立主立賓，無風起浪。個中一著，總絕言詮，一切現成，不勞特地。倘若赤身擔荷，白骨連山，正脈流通，堪為道種。忽有個漢出來道：『報成得何見解便恁麼道？』山僧只向道：『病多知藥性，經效始傳方。』」擊拂，下座。

上堂。「西來大意，覿體堂堂，無成無敗，無覆無藏，歷歷明明，煒煒煌煌，光射大千，含育群芳，通玄衲子必不承當。既是通玄衲子，為何又不承當鄴？男兒自有沖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

上堂。問：「釋迦老子說法四十九年，未曾 說著一字，只如三藏十二部又從何來？」師云：「一狀領過。」進云：「除此還有消息也無？」師云：「合取狗口。」進云：「若非漁夫引，怎得見波濤？」師云：「畫餅充饑。」乃云：「歷盡塵囂徹底清，燈籠露柱放光明，等閑拈向高山頂，驚起群鴉住不成。」舉起拄杖，云：「這個是露柱？那個是燈籠？」卓一卓，云：「者個是燈籠？那個是露柱？若向者裏分辨得去，亦知狸奴白牯安身立命處；其或未然，聽取一頌：雪裏鴛鴦雖辨白，墨中煤粉幾人知？不是吾家親嫡子，道來卓卓有支離。」卓拄杖，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太尊貴生，十五日已後太放意生。正當十五日又如何道？若道個坐斷舌頭得麼？道個水洩不通得麼？道個唯吾獨尊得麼？任是佛祖到來，非但忘鋒結舌，只教無門可入。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佛法、世法即不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師云：「一葉落，天下秋。」進云：「恁麼則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誰是知音？」進云：「到者方知事，了卻木人機。」師云：「家貧未是貧，路貧貧殺人。」乃云：「通身盡展玄中竅，徹底全彰劫外機，舉世丹青描不得，盡情付在畫樓西。只這般境界，從古到今不許正眼覷著。是以溈山道：舉一不得

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仰山云：『昨日有人從天臺來，卻往徑山去。』溈云：『來日典座不得普請。』」師噓一聲，下座。
上堂。問：「忠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是何意旨？」師云：「泥牛吼月，木馬嘶風。」進云：「國師道：『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吾。』又作麼生？」師云：「一段淆訛。」乃云：「萬緣歇盡，蕩蕩全彰；人法兩忘，沉沉寂照。若向這裏領略得去，始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脈脈還源，歸根得旨。只如還源一句如何通信？休向街前問鬧市，直須深壑看孤村。」復舉文殊敕善財採藥機緣，師云：「喚龍作渡，須是仙陀；畫虎攔途，還他作者。且看文殊頭上加錐、善財腳跟出血，饒君識盡西番境，也被傍人道短長。」
上堂。「安居半個月，功夫忙不徹，日裏造僧房，夜間修淨業，昏沉似雨澆，妄想如飄雪，暫時不現前，香板劈頭楔，行坐不幾時，又聽雞饒舌，課誦如完周，東方日皎潔，依舊搬土坯，忙忙直到黑，好段緊功夫，越煉越親切，大悟在目前，止待時和節。」復召大眾云：「時節已到，且作麼生得悟去？」將拄杖架肩上，下座。
上堂。「眉毛不離眼，舌頭不離口，至道不離人，徒向外邊走。正是富兒乞丐，不知自有家私，一失家鄉，永離擔荷。會中可有擔荷得者麼？試吐露看。」眾無語。復云：「擔當須是英靈子，掛印還他將相才。」復舉女子入定公案，師云：「文殊善用殺人刀，罔明能使活人劍，女子瞿曇只是好笑。何故聾？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難哄當鄉人。」
上堂。問：「死去生來即不問，安身立命事如何？」師云：「手持夜明符，幾個知天曉？」進云：「且道這裏與普化搖鈴是同？是別？」師云：「同則總同，別則總別。」乃云：「踏千聖頂[寧*頁]，全憑獨步；舉萬鈞之重，單仗樞機。不假劫外之威，豈借他人之力？到這時，放開一線，草木增光；把住一絲，乾坤失色。頭頭歸於掌握，物物屬於當人，只得獨占魁緯，魔妖頓絕。會麼？含元殿中無二主。」擲拄杖，下座。
上堂。「泥中有刺，赤腳方知；墨裏分煤，作家始鑑。所謂騎佛殿出三門、駕鐵船到絕頂，須是其人。若向這裏會得，便可以返必死之病、吞栗棘之蓬、驅耕夫之牛、奪猛虎之食，直饒釋迦、彌勒拱手稱尊，勢至、觀音讚嘆不及。」驀拈拄杖，云：「還會麼？昨日天臺木上座，今朝南嶽竹閣黎。」
臘月一日上堂。問：「杲日當天即不問，古鏡未磨事如何？」師云：「兔子眠窩。」進云：「只如磨後又如何？」師云：「不自鑑。」進云：「鏡光已蒙師指示，末後相委請師宣。」師云：「打破鏡來與汝道。」進云：「打破了也。」師伸手接云：「還我銅

來。」僧無語，師云：「古廟獅子。」便打，乃云：「臘月一，三冬嚴令全其力，天還地閉水凝堅，朔朔寒風劈面疾，吹教猛虎吞大虫，冷得團魚凍成鱉，林間衲子達原宗，不出者段佳消息，靈雲以此見桃花，夾山橈下呈端的，明星沒卻老瞿曇，剎竿壓斷阿難脊，文殊椎下奪旗鎗，百丈堂前驀捲席。既然如是，會中還有恁麼一回者麼？試露個消息看。」眾默然，復云：「大眾！節令嚴寒，不勞久立。」

臘八，上堂。問：「四十九年化世難，三根沒殺老瞿曇，了然一句即不問，透頂透底事如何？」師云：「大洋海底珊瑚樹，須彌頂上碧琉璃。」進云：「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只如今日釋迦成道是何意旨？」師云：「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進云：「恁麼則拈花笑處，個個沾恩。」師云：「獨有你不得。」乃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正覺，亦未是遲；釋迦雪山六載出現於世，亦未是早。所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到者裏了無出沒生滅可得，亦無遲早時節所羈，只得歷超今古，頓絕去來。還會麼？」復成一頌：「諸佛本無生，利生乘生滅，六十小劫中，彈指駒過隙。六載悟心空，四十九年說，機分大小根，狸奴多饒舌，三界作醫王，紅爐飛片雪。」驀拈拄杖，云：「大眾！看看！靈龜入海中，吞卻沉潭月。」擲杖，下座。

臘八日，上堂。問：「寒光爍爍迥青霄，老梅骨裏吐花稍，象頭山上經歷盡，一觸明星眼角高。如何是得悟的意旨？」師云：「不因花吐蕊，誰知春到來？」進云：「恁麼則半夜天正曉，日午打三更。」師云：「道取一半。」進云：「還許學人轉身吐氣也未？」師云：「合取口。」乃云：「踏著從前關捩子，翻轉娘生鐵面皮，定亂靈符歸掌握，生擒活捉在臨時。所謂從上釋迦老子傳衣缽、印心宗，總不出這一著子，乃至德山棒、臨濟喝、子胡狗、秘魔杈，亦不出這一著子。既然這一著子利人如是，只如自利一句如何指示？折角泥牛歸海屋，山群野鶴隱山阿。」復舉：「忠國師喚侍者云：『與我過犀牛扇子來。』者云：『犀牛扇子破也。』國師云：『扇子既破，與我犀牛兒來。』者無語。」師云：「國師殺人見血，侍者抱賊叫屈，直至如今未得歸結。」復云：「相呼相應理周全，誰識稍頭失本然？陸路不逢金象馬，又沽銀鶴過前川。」

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了然無取捨，諸佛當現前。所謂語默聲色，古佛親臨；動轉施為，釋迦出世。頭頭彌勒，物物觀音，百草頭上普賢，鬧市街前勢至。是謂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正說真時真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喝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問：「年頭月尾笑嘻嘻，畫閣堂前顯俊機，棒喝交參即不問，迎新送舊事如何？」師云：「水陸堂中千碗供。」進云：「正當新年頭一句又作麼生道？」師云：「諸天席上萬爐香。」進云：「恁麼則個個承新力，家家換舊符。」師云：「誰人不恁麼？」僧禮拜，乃云：「一陽始復，草木知春，久凍翻身，死中得活，只得圓明正炤，耀古騰今，洞鑑天圍，輝洪地軸，時將不盡功德總祝當今，更願四恩普報，三有齊資，法界冤親速登覺岸，勿待金烏西墜、玉兔東升，瞬目來朝，一期錯過。歸源直指一句如何道？陋巷不騎金勒馬，回頭唯著舊襴衫。」

上堂。乃云：「心圓境寂，塵盡光生，爍古明今，輝天鑑地，此是功勳邊事。至於煆聖煉凡，鉗錘佛祖，生擒活從，點鐵成金，亦是建立門庭邊事。若論受用消息，無許多般，只得饑來喫飯，困則打眠，任運縱橫，隨處自在。且道誰是其人？」震威一喝。復舉：「維摩詰示疾毘耶離城，自念寢疾於床，世尊垂慈，知其此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詣被問疾機緣。』」師云：「維摩示疾，為眾抽釘；世尊垂慈，看孔著楔。致使文殊搬家運火，不致停留。雖然如是，家無小使，不成君子。錦衣公子渡泥河，懼把羅衣水上拖，到岸一身泥水跡，脫來眼在葛藤坡。」便下座。

上堂。問：「古德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如何是毫釐的事？」師云：「放去成堆，收來不見。」進云：「恁麼則不隔去也。」師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進云：「金針歸本位，空缽掛芒山。」師云：「如何是你的本位？」僧喝，師打，云：「猶隔山在。」乃云：「執秉吹毛，截斷千差異路；寒光赫燄，威除百怪妖精。從此闡提門大開、秘密藏全露，至於廊安雲水、室納高流，煉無氣息衲僧、荷無文印子，是謂燈燈續燄、祖祖相傳，正脈流通、道源廣備。既然如是，只如無氣息的衲僧又如何煆煉？瞬目亦非仙陀客，寂然不是個中人。」復舉二祖參達磨大師立雪斷臂機緣，師云：「達磨能殺能活，有截鶴續鳧之功；二祖善死善生，據化鯉成龍之妙。正是象王作隊，獅子成雙。雖然如是，也是陸地烏龜。」復成一頌：「一隊驪龍翻碧水，雨山雲霧徹天昏，長安嶺上分珠後，直至如今長葛藤。」

懺愆，上堂。問：「雪上加霜即不問，寒風透骨事如何？」師云：「徹底風流。」進云：「只如丹霞燒木佛是何意旨？」師云：「風捲蝦蟆背上雪，雨打烏龜殼上霜。」進云：「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云：「石女懷胎。」進云：「恁麼則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師云：「自知較一半。」乃云：「動即失宗，靜則失旨，不動不靜，忘憂絕喜。若向這裏薦得，只是有耳不聞、有眼不見，蕩蕩悠悠、自由自在，是為世、出世間一個閑漢；若或未

然，動靜中、語默裏，逐物忘源、迷頭認影，到驢年未有了當時節在。只如懺滌愆尤一句作麼生道？一番蕩盡根和蒂，徹底清涼心自空。」下座。

上堂。舉：「仰山到東寺，寺問云：『汝是甚麼處人？』山云：『廣南人。』寺云：『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山云：『是。』寺云：『此珠如何？』山云：『白月即隱，黑月即現。』寺云：『還將得來麼？』山云：『將得來。』寺云：『何不呈似老僧？』山叉手進前云：『昨到溈山，被索此珠，只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云：『真獅子兒，善獅子吼。』」師云：「二老漢須是輪對輪、劍對劍，觀光即不無，檢點將來，總是自揚家醜。何故聾？一見容顏足可觀，何須拈弄許多般？是非只為多開口，惹得傍人說異端。」

元旦，上堂。問：「三陽開泰，萬物更新，祝國祐民，如何演唱？」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進云：「恁麼則乾坤永固，聖壽無疆。」師云：「人人忻願。」乃云：「昨朝舊歲，今日新年，節有新舊，人無變遷。只如舊歲、前歲、大前歲，乃至過去不可說、不可說之已前，也秖是這個長老；至於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乃至未來不可說、不可說之已後，也秖是這個長老；正當恁麼時，亦只是這個長老。何故？百年三萬六千朝，反復元來是這漢。」復舉五祖遇四祖機緣，師云：「四祖慣釣劫外金鰲，不費手腳，足可觀光；五祖善能穿山透海，直越龍門，識堪賞鑒。還知道五祖來處麼？七歲童兒破祖基，天然骨格一雙眉，剛然拋別栽松老，寄籍娘胎又一期。」

上堂。「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禪口不開，所謂無眼、耳、鼻、舌、身、意，契佛心宗、通達祖意，到這裏便可傳無盡燈、說無為法。然雖如是，只如無為法又作麼生說？」乃擲下拄杖。復舉：「百丈與馬祖遊翫，遇一群野鴨飛過，祖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云：『在何處？』丈云：『飛過去也。』祖扭百丈鼻頭痛作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大悟。」師云：「移星換斗，須是馬祖；見月忘指，還他百丈。還知二老的落處麼？扭破鼻頭血濺流，時將諍論一齊休，騰空鷂子輕飛去，直過新羅到九洲。」

解制，上堂。「踏破天關，掀翻地軸，得一衲僧，了無拘束。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人得一以明。若向者裏領略得去，遊盡百千萬億香水海，不用動足；說盡百千萬億妙偈，不用動舌；度盡百千萬億眾生，不須舉念。是謂百千剎土，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下。只如今朝解制意旨又作麼生道？彫弓已掛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

端陽，上堂。問：「燈籠露柱相，交合談何事？」師云：「七十三，八十四。」進云：「只如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又作麼生？」師云：「日不眠，夜不睡。」進云：「恁麼則古今不替光含象，萬有全彰一段春去也。」師云：「只待葉落歸根後始得。」乃云：「五月五，雄黃燒酒并角黍，菖蒲薪艾吐馨香，列向堂前慶端午。執節符神鵠令嚴，殺氣森森侵地府，魑魅邪妖頓絕蹤，寰中明鑑深清楚。湛湛寒光爍太虛，沉沉烈燄輝今古，禪家亦曾 恁麼行，拄杖草鞋獰似虎。光前絕後赤條條，棒喝聲前無佛祖，活捉不須肘後符，生擒何用干鈞弩？既然如是，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良久，云：「寧經霹靂雷，休聞塗毒鼓。」

師誕日，上堂。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只如未離兜率時如何？」師云：「老僧方丈裏消閑。」進云：「降生後又如何？」師云：「三門頭遊戲。」進云：「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師云：「陞堂說法。」進云：「恁麼則出入從渠便，縱橫不讓人。」師云：「善。」乃云：「鑿木思山，飲水思泉，不惟報本，且識根源。所謂生我有母，寄我有身。今辰正遇山僧母難之日，毫無所長，只得因齋慶讚。」遂合掌，云：「真常無損壞，無證亦無修，辭親割愛後，任運得自由。還會麼？一點圓明，普週沙界。」復舉：「僧問藥山云：『如何是道中至寶？』山云：『無諂曲。』僧云：『不諂曲時如何？』山云：『傾國不換。』」師云：「藥山老人剖心裂膽，露盡肝腸，屈己施仁，毫無吝色，至今同列之人誰不稱賞？會中還有識得藥山老人相為處麼？」眾無語，代云：「伸腳不離縮腳裏，切莫千猜與萬猜。」下座。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四

侍者超尚記錄

順治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法通寺座主天籟請結制上堂。師至座前，拈疏云：「當陽拈出，了沒遮藏，砌錦文章，通身漏洩。於斯會得，歸去打眠；其或未然，卻請維那布露。」宣疏畢，以杖指座云：「栴檀為棟，七寶為牆，瑞氣騰軒，祥雲滿座。宣傳嫡旨，拔楔抽釘，為眾提撕，斬釘截鉄。既然如是，符到奉行。」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孤迥迥，千聖莫知其蹤；峭巍巍，諸天罕識其跡。拈來成蓋成雲，放下為霖為雨。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堯風蕩蕩，舜日輝輝，恒為萬國之君，永作千聖之首。第二瓣香，皎潔孤峰，縱橫十字，歷塵劫不遷不變，輝今古無後無生。爇向爐中，專為合國勳臣、滿朝卿相、現前請主、四眾人等，伏願智光齊日月，福果亙乾坤，綿綿帶礪功高，卓卓君臣道合。第三瓣香，視之不得，聞之不得，如塗毒鼓，似人火聚。今第六回爇向爐中，端申供養禹門堂上如先師，用酬法乳之恩。」斂衣便坐。維那白椎畢，師云：「鉗錘初放，爐鞴新開，一時電掣雷轟，單煆銅頭鐵額，若是衝鋒利器、透甲良才，自然踴躍向前，豈肯當爐避火？可有不懼爐錘的衲僧出眾相見？」僧問：「從來學道事如秋，黃葉紛紛辭樹頭，法通開爐即不問，葉落歸根事如何？」師云：「孤峰無宿客。」進云：「只如落後又如何？」師云：「赤條條的。」進云：「蒙師撥轉威音曲，鐵笛橫吹古佛心。」師云：「如何是古佛心？」僧喝，師云：「這一喝落在什麼處？」進云：「向這裏薦取。」師打，乃云：「堪為梁棟，繩墨成功，入聖超凡，全憑煆煉。是以編牢畫地，指橛純羊，就窟張弓，懸機陷虎，只要頭穿額破，不容掉臂翻身，獨教開眼打眠、閉口吐氣，山頭鼓浪、海底揚塵，始可承受家私、擔當祖印。然雖如是，法通者裏又且不然，也不指橛純羊、懸機陷虎，只要參禪衲僧直下托出個本來面目，點畫分明，老僧兩手交付。今承法通座主深契宗風，徹底婆心興揚法化，且喜金輪治世、古佛臨凡，洪荷上乘大開祖道，林間衲子俱受皇恩，各宜報答。然雖如是，只如今日開爐聚眾、萬派歸源一句作麼生道？」驀豎拂，云：「憑仗阿伽陀妙藥，點取金剛正眼開。」

上堂。「觸著磕著，遍地皆真。萬象森羅，頭頭祖意。拈之不盡，用之莫窮。沃海盈虛，填溝塞壑。了無殊勝，頓絕高低。一味平懷，毫無造作。雖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瘡上生瘡，疾上生疾。靈源獨耀，貫古騰今。沙裏揚塵，火中撥焰。內分玄妙，外列主

賓。意落玄黃，是非風起。砌成綱要，編就門庭。患久根深，葛藤布露。築臺看脈，病在膏肓。扁鵲盧醫，實難救治。只如作麼生得歸本分去？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上堂。問：「千江萬派歸滄海，四塞八蠻朝帝都，向上玄關即不問，臨濟四喝請師分。」師云：「次第問將來。」進云：「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云：「誰敢當鋒？」進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狐蹤絕跡。」進云：「踞地金毛吞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如何是探竿影草？」師舉拄杖，云：「汝還會麼？」進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問答分明。」進云：「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師云：「且莫錯承當。」乃云：「通身遍身，弄鬼眼精；透頂透底，覿面賣鬼；撐天拄地，乞兒落節；橫遍十方，自作自當。於此領略得去，釋迦不前、彌勒不後，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只得峭巍巍、明歷歷，水清今古、洞察釐微。到這時，說甚麼明頭來、暗頭來、四方八面來？不消一箚。直饒一喝分賓主、一鏃破三關、一箭落雙鵰的，向紅爐上飛甚麼雪？縱使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攝丈六金身為一莖草，促百千年為一日、攝一日為百千年，者夫子門前賣甚麼文章？若或諄諄淳淳、澄澄實實，如洪鐘在架，有扣即鳴；古鏡當臺，無時不照的，始有些子氣息。還會麼？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上堂。問：「香煙繞座，瑞氣騰軒，擊鼓鳴鐘，合為何事？」師云：「大家齊喝無音曲。」進云：「昔日釋迦，今日和尚，是同？是別？」師云：「一齊坐斷。」進云：「馮居士領眾善設齋，得何利益？」師云：「崑崙頂上千年柏。」進云：「恁麼則人人獲益，個個沾恩。」師云：「沾個什麼恩？」進云：「耀古騰今去也。」師打，云：「清風相送。」乃云：「本源湛寂，個中無凡聖涅槃；至覺圓明，就裏絕菩提彼岸。清涼不立，何處更著文殊？碧落虛凝，道甚空王露影？不歸一至，不落一塵，淨妙處頓絕比倫，圓潔中無可為喻，只得淳淳湛湛、歷歷明明，一段孤光輝天爍地，此番奇特休向他求，只在方寸之中毫無欠缺。若肯迴光返照，直下承當，不立一塵，事事成就。還會麼？虛玄較量猶為滯，喚作如如又落塵。」下座。

上堂。問：「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且止，只如西來大意如何舉唱？」師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進云：「恁麼則萬派千流悉皆普映。」師云：「魚行水濁。」進云：「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師云：「汝向甚處下腳？」進云：「逢橋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師云：「橋倒路絕又作麼生？」進

云：「和尚不必費心。」師打，云：「棺材裏吐氣。」乃云：「見地分明，腳跟穩密，鑑千古於目前，定始終於當下，豈止未兆已前、分形已後？直饒威音那畔更那畔、未來更未來，盡在圈繢裏。若是總無過去、未來、現在的，須如生鐵鑄成，許提金剛寶劍斬斷淆訛，獨鎮乾坤，安邦定國；若是拋泥帶水、撥草瞻風，線去絲來的俱成敗種。且道：如何是不沾緇素、不落玄黃的句？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下座。

上堂。問：「法通消息即不問，未生面目事如何？」師云：「腦後三斤鐵，眉前一對珠。」進云：「只如生後又如何？」師云：「兩耳垂肩，雙手過膝。」進云：「生與未生時又如何？」師云：「藏身露影。」進云：「日月同行無二路，點頭花放自知春。」師云：「如何是你點頭的意旨？」僧喝，師云：「這一喝落在什麼處？」進云：「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師打，云：「又要來問話在。」問：「三分皎月七分秋，黃葉徐徐逐水流，葉落枝寒即不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乾坤似畫。」進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人馬如山。」進云：「去來無礙奇男子，出入逍遙大丈夫，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隱。」進云：「踏翻大地無塵起，觸碎虛空絕鳥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露。」進云：「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臨濟宗乘蒙師指示，只如腳跟下一句又作麼生道？」師云：「孤峰頂上獨足立，十字街頭躍馬行。」進云：「臨濟宗風原未斷，一條紅線手中牽。」師云：「你那裏見得？」進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且放過三十棒。」乃云：「孤迥迥，明歷歷，峭巍巍，黑漆漆，佛祖摸索不著，聖凡難覓蹤由，直饒千聖傳來，總是依模畫樣。至於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遞代宗師盡是懸羊頭、賣狗肉的白拈賊，若向這裏覷得透、作得主，許伊一串穿來，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管教乃佛乃祖、是聖是賢，拱手皈降、俯伏聽命。到這裏，所謂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念佛一聲漱口三日，縱使喚作孤明悄寂、碧昊清霄，已落情塵境界。何故？豈不見道：羚羊掛角千峰外，更有羚羊在上層。」下座。

上堂。「當陽獨露，了無半點顢頇；聲色相呈，并無絲毫隱匿。言今道古，排列有無，令歸者踏破東西，使達人直登彼岸。倘或守株待兔，搖櫓釘樁，不落漢帝城邊，定墮秦邦籬下。直饒二邊不著，中道不安，不是無主孤魂，必為立地死漢。若是通方之士，舉著便知處處八面玲瓏，卓卓通霄大路。雖有過量之事，還他過量之人；若得過量之人，始行過量之事。還會得麼？出頭天外望，誰是我般人？」

上堂。徐純修問：「天地不言含有象，百靈何處謝無私？昔日世尊拈花示眾，今日和尚陞座垂慈，且道是同？是別？」師云：「二邊不立。」進云：「只如香嚴上樹的公案，答他則喪身失命，不答又辜負來機，且道和尚作麼生？」師云：「向老僧未出方丈時薦取。」進云：「又如婆子燒菴，意旨如何？」師云：「入草尋人。」進云：「且道雪覆千山，如何孤峰不白？」師云：「獨出一頭地。」師又云：「你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進云：「遍界莫能藏。」師云：「不能藏且止，畢竟在甚處安身？」純修彈指一下，師云：「也未信你在。」乃云：「一機頓歇，萬彙聲消；一線放行，群芳耀彩。明呼暗應，盡在當人；地轉天旋，全憑自己。所謂一塵含法界，一念遍十方，盡大地是一真乘，總剎海皆一解脫。既在深含重育，勿論聖凡，只教踏破窠臼，子脫。初機淺進，未達之流，截斷廉纖，赤身擔荷；至於特達之士，越格英靈，掌上持珠，亦應委悉。山僧庸機淺識，久玷諸方，今承別公、山公、憨公大展慈愛，輝映蓬居，仗不盡之光，演無為之化。大眾還會麼？和盤托出因知己，徹底掀翻其鼻垂。」下座。

上堂。「當陽拈出，太展囊藏。忍氣吞聲，埋沒自己。真實落地，總絕思惟。密密綿綿，純純淨淨。風不能入，水不能浸。一段真乘，毫無造作。但有纖毫聖解，即墮凡情。動即乖真，白雲萬里。說甚麼孤峰頂上，威音那畔，如猿捉影，徒自勞形。若或寸絲不掛，無束無拘，任意悠遊，卻較些子。今承愍忠大和尚乃吾教授之師，領諸耆舊飛錫蓬廬，光被宗風，輝揚法化。我諸弟子下座，禮足致謝，勿勞久立。」

上堂。「赤骨露處光含象，白汗傾時水合天。寂寂須彌全不動，深藏獅象吼三玄。若向這裏領略得去，眼裏著百千萬億須彌山，不剩一塵；耳中盛百千萬億香水海，不餘一滴。直饒移山塞海、鑊地補天、戴角擎頭、移星換斗的，盡在須彌山中、香水海內。若是作家，龍象不用形言，纔展眉霜，各歸本分。還會得麼？荊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

上堂。「糞堆裏埋玉，屎窖裏盛金，活路上閒殺人，死路邊忙殺漢。所謂只拜釋迦，不禮彌勒，豬投羊隊，馬奔驢群，認賊為家，失宗千里。若或不餐秦粒，不飲楚泉，雲霧齊收，水天一色。到這裏，染污不得，描畫難窮，離相離形，無蹤無跡。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沿路但貪一粒米，歸家失卻萬年糧。」卓拄杖，下座。

上堂。「拶虛空髓，調和酪羹，煮月影芽，下金牛飯，教無舌人一飽，永劫忘饑。豈似文殊朝朝淘米、普賢日日添柴？喫了飯洗碗、洗了碗喫飯，有甚了期？若是剛決漢子，撲然頓斷，直下了然，便知得從來不饑，要甚麼飯喫？正如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畢竟不用見

佛，始有些子衲僧氣息。你我辦道人須取自己受用，休傍他家覓食，被人喚教洗缽盂、喫茶去。如斯落節，非為玷辱祖宗，亦自虛生浪死。且道作麼生得奮力去？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上堂。問：「唧唧黃鸝遶樹頭，梧桐葉落滿天秋，當陽意旨即不問，牛頭未見四祖事如何？」師云：「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進云：「見後又如何？」師云：「山是山，水是水。」進云：「見與未見時又如何？」師云：「杭州人撐船。」進云：「三事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千聖不傳。」進云：「元來歌是曲，同路唱哩囉。」師打，云：「十萬八千。」乃云：「言前一路接引上根，末後一機提獎中下，棒敲越格、喝審仙陀，缽止獰龍、杖安猛虎，雖則婆心太切、引玉拋磚，本分位中卻成節目。爭似法通這裏種田博飯、草褥麻衣，熱步涼軒、寒居暖閣？若是超群之士，聞即翻身直下承當，歸家穩坐。」與拂，云：「還會麼？識得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上堂。問：「西來大意即不問，三玄三要事如何？」師云：「逐句問將來。」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方丈裏沒老僧。」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法堂中坐老僧。」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佛殿前見老僧。」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猢猻正睡覺。」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泥牛解倒嚼。」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柳林鸚鵡叫。」進云：「三玄三要蒙師開示，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師打，進云：「杖頭點開生死路，腳跟踏破祖師關。」師云：「又恁麼去也。」復打，乃云：「塵說剎說，銅盆到底無箍；橫拈倒拈，木杓終無二柄。直饒機如掣電、語似盆傾，捏成鬼面神頭，總是空中釘橛。若或一塵不起，歷歷明明，徹底澄清，始為活計。還會得麼？古殿無人空寂寂，座中惟有月明軒。」

上堂。問：「蓋天蓋地即不問，透頂透底一句請師指示。」師云：「無縫塔子，八面玲瓏。」進云：「恁麼則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師云：「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進云：「不勞彈指超無學，何須門外問三車？」師云：「念言語漢。」便打。乃云：「即心即佛，已成喪敗家私；非心非佛，更是屙屎塗面。秖如拈花微笑，已屬節文；指戶分窗，白雲萬里。逢鋼遇鐵，須當本分鉗錘；接馬渡驢，還他貼體草料。銀山鐵壁，使伊親自攻穿；萬仞巖前，只教赤身投下。一番徹骨，踢開生死之關；踏破長空，獨出毘盧絕頂。切勿敲磚運響，與賊過梯；露影揚鞭，污他良驥。既然如是，法通今日又作麼生？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解制，上堂。石超玄問：「上山須到頂，入海必窮源，末後宗乘即不問，如何是到底的意旨？」師云：「珊瑚枝枝撐著月。」進云：「如何是到頂的意旨？」師云：「大鵬展翅出青霄。」進云：「《楞嚴經》『陽燧求火，不從日來。』且道從甚麼處來？」師云：「問從甚處來？」進云：「只向個裏來。」師云：「箇裏非火。」玄喝，師云：「此喝亦非火，必定向甚麼處來？」玄擬議，師打，云：「覓取火來。」乃云：「作場住扇，爐內功成，灶裏無煙，鍋中飯熟，只得掀開蓬鞴，叮嚀鑄出熊兒，踏倒窠臼，放出銅頭鐵額，逢獅遇象，當頭漫捋虎鬚，捉兕擒龍，須用爪牙全露，行分嶮峻，閑琢鋒鋩，有佛處立下西堂，無佛處安為首座，南壅北塞，頓絕羅籠，似出窟金毛，象王蹴踏。大眾！還會麼？得來拈向千峰頂，劃斷天雲不放高。」下座。

期主馮超凡復請就法通寺結冬制，上堂。拈香祝聖罷，復拈云：「此一瓣香，第七回爇向爐中，供養上萬下如先師，以酬法乳。」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鈍置殺人，且向第二門頭撒網拋鉤，獲得一個半個以度寒冬，可有負命鯨鱗出浪相見？」問：「杲日正當陽，覿面絕囊藏，結制開爐即不問，舊令重拈事若何？」師云：「一番踏著一番寒。」進云：「恁麼則法王法令飛水燄，凍落星河月一輪。」師云：「雪上加霜，深埋古路。」進云：「古殿無人空寂寂，座中惟露碧虛閑。」師云：「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僧噓一聲便行，師打，云：「者裏不得放過。」問：「一回拈出一回新，落葉黃花遍地金，結制安居即不問，法通消息事如何？」師云：「擂起堂前鼓，誰人不解聞？」進云：「如何是和尚的家風？」師云：「一捧一條痕，一掌一握血。」進云：「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貧兒思舊債，餓狗跳糠兜。」進云：「昔日臨濟見黃蘗三頓痛棒，昨有一人打折和尚拄杖，且道是同？是別？」師云：「只待脅下還拳時向汝道。」進云：「不得一分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師云：「未曾 踏著石梁橋在。」便打。乃云：「作家爐鞴，火不虛燒；宗匠鉗錘，用不虛發。動則灸乎真偽，舉之截斷廉纖，當陽隨叩隨應，棒下見骨見髓，不似堆沙補缺、縛草為堤，圖羨聲名、指輝故典，實在明投暗合、內外水清，恰裏融通，堪成法器。只如大開爐冶一句如何道？新出紅爐金彈子，簁破行人鐵面皮。」維那白椎，下座。

禳災，上堂。問：「西來大意即不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打，進云：「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師亦打，進云：「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復打，僧禮拜，師又打，乃云：「無陰陽地上草木不生，寂滅場中苦樂不到，所謂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地亦無生。到這時彼此頓斷，應用純真，左右逢緣，隨方得妙，如觀音三十二應無應不周，似普賢萬行同門無門不現，到這裏三災八難盡蠲除，五眼六通皆餘物。只如就中一句如何指示？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上堂。問：「露柱燈籠即不問，天地同根事如何？」師云：「白雲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進云：「清風吹面冷，春意點花容。如何是萬物齊彰的句？」師云：「狗走杓搜口，猴愁摟搜頭。」進云：「恁麼則頭頭西來意，物物祖師關。」師云：「你那裏見得？」進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師打，云：「也是杓卜聽虛聲。」問：「妙中玄，玄中妙，法通寺裏陞堂，十字街頭揚聲大叫，未審叫個什麼？」師云：「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進云：「恁麼則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師云：「橫身宇宙是甚麼人？」進云：「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師云：「為甚麼被片雲遮卻？」僧無語，師打，云：「弄虛頭漢。」乃云：「向上一路，親到方知；末後一機，實證始得。若或指賊為子、喚奴作郎，水底撈蜎，徒經力苦，直須一塵不立、一念不忘，坐斷千差、踏翻異路，自然頭頭絕二、物物非他，拈來掃帚揚叉、放去揚叉掃帚，到這裏有甚麼玄關密訣、熄火傳燈？直是八字打開，和盤托出。雖然如是，同道者始得。何故？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擊拂子，下座。

上堂。「針芥不入，蚊子空自勞形；水泄不通，游魚徒教擲尾。所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是英靈漢就裏承當得去，如水合水，似空合空，迥出三賢，頓超十地。到這裏，只得渾無隱遁，了沒遮藏，如太虛空，盈身宇宙。還會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浪有誰諍？」持杖下座。

冬至，上堂。問：「三秋已去即不問，冬至嚴寒事如何？」師云：「凍教皮包骨，休教骨包皮。」進云：「只如日長一線又作麼生？」師云：「山南日近花開早，嶺北風高鳥到遲。」進云：「恁麼則一陽來復，萬物沾春。」師云：「如何是沾春的意旨？」進云：「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師云：「且莫詐名頭間。」「暑往寒來即不問，生死原頭事若何？」師云：「煖閣無音信，寒亭獨占魁。」進云：「父母未曾 生，死個甚麼？」師云：「生死已竟。」進云：「蒙師指出無生路，步步行來總是家。」師云：「家裏事甚麼意旨？」僧無語，師打，云：「滯馬遭鞭。」乃云：「一擒一縱，明明陰轉陽回；雙放雙收，歷歷均歸寒暑。所謂：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於此領略得去，始知石臼唱曲、碓嘴開花，跛鱉吟更、木雞報曉。到這

時，便可蒸雲作飯、煮霧為羹，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亦非分外。大眾！還會得自由一句麼？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擊拂，下座。

剎度，上堂。「真說無語，真聽無聞，佛佛授受，祖祖傳燈。所謂狼行千里喫肉，豬行千里喫糠，不是承虛接響、喚奴作郎，直是饑而不喫無功之食、至死不變色焉之漢，是謂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若向這裏透得去，始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出家得道，不離菩提樹而達涅槃城，不起修學心而證實相意，乃至披忍辱衣、坐法空座不曾 動足，說無量義、度無量眾不曾 動舌。到者裏，喚作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還會麼？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下座。

解制，上堂。「一度祇園兩度開，金湯風味自天來。林間凡聖成獅象，池內魚龍化善財。踏破虛空純碧落，掀翻窠窟絕疑猜。紅爐焰裏分鉤去，他日逢江坐釣臺。」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五

侍者超圓記錄

涿州胡良河普度寺，結制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云：「此一瓣香第八回爇向爐中，端為供養上萬下如先師，用酬法乳之恩。」斂衣趺坐。維那白椎竟，問：「大開爐鞴，凡聖俱鎔，教外別傳，請師指示。」師云：「吹殘劫火灰飛後，突出虛空未兆前。」進云：「只如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去此二途如何煆煉？」師云：「好與三十拄杖。」僧喝，師打，云：「前言不復後語。」乃云：「拈花微笑，激揚執夢之人；倒卻剎竿，驚醒多聞之漢。至於九年面壁，三頓烏藤，拽轉臥龍，挽回困虎。」遂舉拂，云：「還見麼？」擊案，云：「還聞麼？若向見聞已前會去，與佛為師；若向見聞不前不後會去，與人天為師；若向見聞已後會去，秖宜自救。有個漢出來道：『老和尚又來者裏潑泥、潑水、撒土、撒沙，點污人家淨地。』老僧只向伊道：『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撥草參玄，貴圖見性，即今學人性在什處？」師卓杖一下，進云：「恁麼則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師云：「承誰恩力？」僧喝，師打，乃云：「門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國無定亂之劍，四海晏清。若道有修有證，是為認影迷宗；更欲削蹟吞聲，亦是離鄉別土。至於拈錘豎拂，土上加泥，棒喝呈機，轉沒交涉。若得各歸本分，就裏安身，了無纖塵，猶較些子。直截一句如何指示？踞然坐斷當陽路，萬別千差一貫通。」

觀音聖誕，上堂。問：「金光爍爍，瑞氣重重，滿座祥雲，天人瞻仰。正恁麼時，甚麼境界？」師云：「普門示現。」進云：「普門大士三十二應，應應隨機，且道是那一應不同眾數？」師喝，乃云：「普門現處覺花開，匝地馨香劫外來，節令到時埋不住，灰頭土面出塵埃。」舉拄杖，云：「大眾！觀音大士來也，向拄杖頭上道：『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于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忽然超越世、出世間，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之理；二者、下契六道眾生之機。』」遂正威一喝，良久，云：「大眾！大士被山僧一喝，隱向拄杖子裏，了無蹤影去也。即今作麼生慶讚？曾 記得一偈不妨念誦：出林還又入林中，便是娑婆福妙東，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擲杖，下座。

上堂。問：「日輝古佛面，鐘叩道人心。如何是道人心？」師云：「一樹花開，馨香滿院。」進云：「片片不隨流水去，溪聲終日為誰忙？」師云：「鉤頭有意無人取，直向權衡覓滯星。」進云：

「恁麼則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地鄉人。」師云：「饒伊唱得天花落，末後依稀調不齊。」僧喝，師云：「鉤前不解吞香餌，徒教漁翁下釣磯。」僧擬議，師打，乃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金毛跳入野狐群，野干盡作獅子吼。於此領略得去，不離菩提樹而達涅槃城，不起生滅心而超三界外，只得無彼無此、無法無人，凡聖融通，貫乎一致，直饒住叫不應山、踏無陰陽地、坐無影樹下、說無味禪，正是個杭州人撐船。還會麼？個裏不分節外徑，魔宮佛國[糸*息]家鄉。」

解制，上堂。「百日寒冬盡，三春暖復初，茅芽隨凍醒，折樹傍巖枯。野鶴旋蒼柏，山禽躍竹蘆，林間瀟灑客，拄杖搏南湖。」復一喝，云：「看腳下。」

住慈壽寺，上堂。拈香祝聖罷，次拈云：「此一瓣香第九回爇向爐中，供養本師萬如大和尚，用酬法乳。」維那白椎畢，問：「巍巍古剎，瑞氣騰騰，寶塔沖霄，合談何事？」師云：「浮屠宣密旨，風鈴演梵音。」進云：「恁麼則靈山從未散，不易到今朝。」師云：「夙生慶幸。」進云：「始自拈花微笑後，至今煙水杳無痕。」師云：「貧兒思舊債。」乃云：「不居巖竇，豈住城隍？茲因杲姪奏請暫應住持，到今時只得借取鐘樓鼓舌、畫閣搖唇，曲唱無生，宣談密旨，將此不盡功勳永祝當今聖壽。秖如佛祖不得之妙，諸人還委悉麼？洗骨換腸重整頓，通身是眼也須參。」

辭院，上堂。「空王古鏡，洞察重微，萬象森羅，孰逃影質？直饒三頭六臂，忿怒那吒，善自隱身，難逃頭腳。何況庸才鄙質，強力多途，取玷宗風，實生罪過。幸到秋深冬近，事事周全，葉落歸根，一場具足。」顧左右，云：「老鳶不向沙灘宿，直入青雲深處居。」

上堂。問：「法王纔陞座，草木未生芽，二月十五日，未審開甚花？」師云：「馨香透鼻。」進云：「作麼生得增長去？」師云：「待葉落歸根時向汝道。」進云：「只如真常不動時如何？」師云：「猶是死漢。」進云：「幻與真常差去多少？」師云：「一牛毛許。」進云：「蒙師指示無人會，徒將滿目笑春風。」師云：「喫飯穿衣，誰個不會？」乃云：「淨地上勿得植苗種草，澄洋裏不可鼓浪與波，止道接物利生，不顧自揚家醜。正如釋迦離兜率、入皇宮、出母胎、投雪嶺，夜睹明星，五時設教，末後拈花，雙林入滅，直圖利生，寧顧狼藉？引得兒孫依模畫樣，節外生枝。秖如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人人皆具足，個個本圓成，少個甚麼？雖然如是，禹門不假三汲浪，爭得陶梭化作龍？」

師誕日，上堂。問：「《金剛經》云：『若心取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如何是相？」師云：「眼、耳、鼻、舌。」進云：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如何是法相？」師云：「無眼、耳、鼻、舌。」進云：「『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如何是非法相？」師云：「不倚兩岸，豈入中流？」進云：「『以是義故。』如何是義？」師云：「薑醋在口，酸辣自知。」乃云：「掀翻動靜，踞然坐斷涅槃城；無證無修，直下殞消凡聖土。到這時，只得壽量不可說、智慧不可說、受用不可說，乃至定力亦不可說。既然總不可說，只如無量壽又作麼生慶讚耶？幾片紅霞穿碧海，一輪皎月遶須彌。」拈拂子，下座。

上堂。乃云：「茶能止渴，飯能充饑，禪能越聖超凡，軌則斟成利器。所謂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為了此事，更無餘事。若向者裏薦得，便可以種無漏因、作無漏福，發無量大願、度無量眾生，入無餘涅槃、證無上妙道。所以龐公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到者裏正是彈指見如來，了達真實意。還會麼？通身突露西來意，法法頭頭總現成。」

上堂。「伏天如烈火，冬景似寒水，寒暑相催急，點鐵要成金。若是個陳年用意、時刻究心的，入得門來不消一點。何故？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倘或逢言取則、遇句窮行的，非但不得入門，直饒九牛拽他不進。何故？把手牽人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雖然如是，若有個漢出來向山僧前，只用冷笑一聲，山僧只得結舌有分。何故？眼裏不存沙，耳中不著水，動得千里神，難瞞當方鬼。」擲杖，下座。

上堂。舉：「古人道：『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乃呵呵大笑，云：「松直棘曲。『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亦呵呵大笑，云：「鳧短鶴長。」遂召大眾，云：「既父母非我親、諸佛非我道，畢竟誰是最親、最道者？」復呵呵大笑，云：「于此會去，歸家穩坐；其或未然，雲門道底。」

上堂。問：「王化已行天下遍，無情說法定綱宗。如何是湧身到岸句？」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進云：「欲過禹門三汲浪，須聞平地一聲雷。如何是指示句？」師云：「只聞塗毒鼓，莫聞塗毒聲。」進云：「從來無別事，陳年只是閒。」師云：「且莫亂承當。」問：「古人道：『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只恁麼來時如何？」師云：「速皈依三寶。」進云：「只如無禪無淨土的來時又作麼生？」師云：「兔子入荒林。」進云：「恁麼則腳下無絲，縱橫任意。」師打，云：「走殺閻黎。」乃云：「心如木石，何須努力參禪？意若冷灰，不用窮原覓旨。所謂：若得一，萬事畢。到者裏，如純鋼打就、生鐵鑄成，行如是、坐如是、臥如是，

任運縱橫，隨處自在。」顧視左右，云：「還會得麼？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擲杖，下座。
薦親，上堂。問：「大庾嶺頭埋沒久，今朝拈起更加新。個事如何？」師云：「纔遇桃香，又逢李熟。」進云：「恁麼則鴛鴦飛出瀟湘岸，引得錦鱗下洞庭。」師云：「謹防點額。」僧喝，師打，乃云：「自性圓明，體自空寂，歷歷孤光，周遍法界。到者裏，通身是口讚不及，通身是眼窺不見。正當恁麼時，如何舉蘆鄴？天上人間留不住，白蓮臺上證無為。」
上堂。問：「庭前古柏三冬秀，室後梧桐九夏涼，定裏機忘人境寂，覺來明月到紗窗。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師云：「名不得，狀不得。」進云：「恁麼則袖裏乾坤闊，壺中日月長。」師云：「薄霧籠霄，寒煙鎖翠。」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笑個什麼？」師云：「脹的脹殺，餓的餓殺。」進云：「恁麼則秦安楚亂，定動分明。」師云：「卻被閣黎道著。」進云：「只如秦楚總太平時又如何？」師云：「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進云：「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師打，云：「鞭影相送。」乃云：「大道本來無分別，但有分別即眾生，試看善財曾 採藥，信手拈來片片金。若向者裏通透得去，便可以喚釋迦洗腳、彌勒穿靴、文殊捧盤、普賢剔火，俱非分外。到恁麼時，喚作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同餐雲門餅，共飲趙州茶。」復召大眾，云：「雲門餅任汝餐，趙州茶任汝喫，只要還我滋味落處來。若知落處，許汝頂上遊行；其或未然，也只是個饑食渴飲漢。」
住潭柘寺，結制，上堂。拈香祝聖罷，次拈云：「此一瓣香，第十回爇向爐中，供養上萬下如大和尚，用酬法乳。」維那白椎畢，問：「巢知風，穴知雨，聲前一句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如何是天然自己？」師云：「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進云：「教中道：『覺若不明，則無明覺；覺若明時，則因明立所。』如何是究竟覺？」師云：「痴狗齧枯骨。」進云：「只如不覺一法猶是半提，如何是全提的的意？」師云：「坐斷居庸關，昌懷絕消息。」進云：「恁麼則饑逢美膳，渴飲清泉去也。」師打，云：「貪嘴禪和。」問：「鐘鳴鼓響，巖壑齊應。昨朝慈壽，今日潭柘。是一？是二？」師云：「雨過無私，聽從分別。」進云：「如何是潭柘境？」師云：「鰲吞殿角，虎伏橋根。」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少室庭前柏，三賢廊下松。」進云：「恁麼則滿天瑞氣，徹地祥雲去也。」師云：「去向甚麼所在？」僧擬進語，師打，云：「快縮頭去。」乃云：「狂風颯颯花茵少，時霧濃濃綃粒多。園林盡得無生意，青山總解演摩訶。」召大眾，云：「無生意作麼生得鄴？」代云：「折角泥牛，撮蹄木馬。只如摩訶又作麼生

演？」代云：「水流風動，雀噪鴉鳴。若向者裏薦得，有甚西天、東土、北嶺、南村？總大千是一伽藍，盡十方皆一靜室。還會麼？處處總成華藏界，個中無不是毘盧。」

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青山。」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綠水。」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非青山非綠水。」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青山綠水。」乃云：「參禪悟道，泥中洗土塊；明心見性，家鬼覓家人。所謂一處透去，千處百處皆通；一句明時，千言萬言知地。到這裏喚作掀開佛祖關，打破西來意，千聖不傳之旨徹底融通，萬賢莫測之機周身獨露。會得麼？龍歸大海波濤湧，虎到青山草木嵬。」

上堂。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如何是真月？」師打，云：「棒下薦取。」進云：「如何是月落的意旨？」師云：「山下薦取。」乃云：「個中一著子，若以虛空所喻難喻其靈，日月所比難比其明，天地喻之有相，萬靈喻之無形，所謂虛而靈、寂而妙，離蹤離跡、絕古絕今，有時芥子藏身，有時涵蓋乾坤，萬里無雲，玉潔冰清，是謂清淨無為閑道人。」驀卓拄杖，云：「自從一入潭柘後，撥轉如來正法輪。」

龍安、善果、玄水請上堂。乃云：「獅子窟中獅子，栴檀林內栴檀，時因虎驟龍驤，正是風雲聚會。今承法駕親臨，法輪自轉，只得林巒湧翠、山色添輝，滿院枯株俱霑露潤。大眾！還知腳下枯根著濕也未？既然知得，不勞久立。」下座。

上堂。乃舉起拂子，云：「者片田地，從上祖父遺來久矣，勾去者亦多、耕種者不少，勾去、耕種一任施為，只是要知掌契券的人在什麼處？若知得，無量珍寶不求自得，杲日麗天能破諸暗；其或未然，不免玲瑯辛苦。還知得麼？歸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上堂。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即今正當六十歲，作麼慶祝？」師云：「老松掛霧。」進云：「恁麼則庭前千載柏，園內萬年松。」師云：「那裏見得？」進云：「簷前瑞鶴忻翻羽，缽內神龍幾換顏。」師云：「雲出洞口還歸洞，密密金刀剪不開。」僧禮拜，乃云：「山僧六十歲，是般都不會，唯牧一頭牛，朝夜為仇對。放則為渠礙，收則為渠累，不放亦不收，鼻孔俱粉碎。親歷到斯年，撩著些毫未，行即同渠行，睡即同渠睡。不慕水草場，不戀牛群隊，有時露形蹤，有時絕點翳。踏翻佛祖鄉，坐斷諸三昧，常光不變遷，了達無生慧。有個漢出來道：『老和尚得恁麼自由，有人要索牛繩子在。』山僧只向道：『夜夜清風潑地寒，朝朝松柏添蒼翠。』」

披剃，上堂。「鐵山鐵壁鐵崑崙，鐵弓鐵箭鐵將軍，不得一員鐵橛漢，如何射透鐵圍城？所以李附馬道：『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到恁麼時，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見聞知覺不離本際。且道主人公在甚麼處？」乃呵呵大笑，云：「身住山中不識山，含元殿裏覓長安，今朝熟飲東村酒，醉倒西川破布衫。」

解制，上堂。「打開禁鑰，解下羅籠，踏倒牆籬，攤平溝壑，只教金毛返躑，玉鶴高飛，平田裏不立一塵，孤峰頂不捨一法，了無內外，頓絕死生，毛端上開不二法門，微塵中示無生之旨。會得麼？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持杖下座。

馮相國請住良鄉十方院，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灑雪珍珠，縮卻頸，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所謂：得來自在，放去自由，不露纖毫，一切具足。雖然如是，自利始得，利他未在。山僧亦有一偈：古殿長廊久撲塵，三門圍屋太零星，而今欲舉成精舍，不費堂頭半點心。勿有個漢出來道：『和尚說得太煞自在。只如十方院裏恁麼空虛、兩廊如此倒塌，若不費心，如何成立鄭？』山僧即向伊道：『自有知音來擔荷，管教扶起破砂盆。』」

順

嗣法孫明　重法孫慧濟洎領眾等重刊

惺

大博乾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